

抗战风云之二

铁骨铮铮，笑傲狼烟烽火
同仇敌忾，尽述宅门情怀

傲雪残梅

杨浩著

古老的中国在呼唤，在斗争……

铁骨铮铮，笑傲狼烟烽火
同仇敌忾，尽述宅门情怀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而作

 中国社会出版社

抗战风云之一

傲雪残梅

杨 浩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抗战风云之一：傲雪残梅/杨浩著.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 11

ISBN 978 - 7 - 5087 - 2863 - 6

I. 抗… II. 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3454 号

书 名：抗战风云之一：傲雪残梅

著 者：杨 浩

责任编辑：李春园 于红漫

出版发行：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32

通联方法：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010) 66080300 (010) 66083600

(010) 66085300 (010) 66063678

邮购部：(010) 66060275 电传：(010) 66051713

网 址：www. shcbs. com. cn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170mm × 240mm 1/16

印 张：21. 5

字 数：442 千字

版 次：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 00 元

序 言

王 科

我想，无论是谁，当你面对这部长篇新著《傲雪残梅》时，你都会心怦血沸——这是怎样的一部小说啊：慷慨赴死的全民救亡，生死铁血的灵魂拷问，凌霜傲雪的高洁情操，凄美冷艳的爱情故事，使你不能不沉浸其中；无论是谁，当你面对这位耄耋作者杨浩老人时，你都会肃然起敬——这是怎样的一位作者啊：超越历史的高端站位，诉诸形象的精神追求，尊重史实的艺术升华，呕心沥血的战争叙述，使你不能不为之叹服！

老实说，我是在不经意之间走入这部小说的艺术世界的，多年的职业阅读已使我对一般作品失去了应有的解读激情，我当然也不会对这部小说存有过高的审美奢望。然而，当我翻阅几章之后，我感动了。我仿佛穿越了遥远的历史沼泽，回到了那令我们民族耻辱、激愤、悲怆、揪心的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悲壮的救亡呐喊、那沉重的历史回声激荡在我的耳畔；那高昂的民族正气、那高尚的人格情操冲撞着我的心灵，我甚至一时不能自己！铁骨铮铮，笑对狼烟烽火；同仇敌忾，高歌爱国情怀，这部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作品，是一部我们应该看重的爱国主义教材！

鲁迅先生说过，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是烛照人类前行的灯火；一位西哲说过，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弘扬民族的精神，成为人民的代言人。《傲雪残梅》就是这样的作品，尽管它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小说文本是一段极其沉重的叫人压抑的历史叙事，它聚焦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期中华民族那场空前惨烈的抗日战争，描写了从锥心裂胆的“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北平世相和长城抗战，以旷世名画《墨梅》为寓意，通过清朝三品都统，北洋水师军官王老爷子一家两代人与女婿梅家前赴后继、抵御外侮的斗争和可歌可泣的献身经历，热情地讴歌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英勇无畏的民族精神，生动地展示了中华民族义薄云天、特立高洁的伟大灵魂。贯穿作品始终的故事纽结是一幅王

家的传世国宝——元代大画家、大诗人王冕的名画《墨梅》，流溢小说字里行间的思想含蕴是源远流长的民族精神。“冰霜磨炼后，忍开几枝新。独立江山雪，能开天地新。”无疑，这首题画诗歌是作品的深刻主题。观史可以鉴今。当下，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征途上，我们是多么需要这种宝贵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啊。落后就要挨打，惨痛的教训永远不能忘记。这，大概就是杨浩先生力图用这部小说昭示给我们的真理吧。

我以为，小说最引人瞩目的亮点，就在于它对历史真相的大胆还原和勇敢逼近，这是作品在历史叙事中的可贵超越和贡献。

于是，我们看到《傲雪残梅》中，北平那段历史的真实状貌得到了大胆的还原：那是整个中国都陷入巨大的民族灾难的时刻，那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为了救亡图存，古老的中国在呼唤，不屈的人民在斗争……可以认定，小说基本上逼近了历史的真实，彰显了中华民族压倒一切敌人的伟大精神。这种真实，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全景画般的真切。它不但写了我们党对北平各界群众抗日活动的有力领导，而且写了国民党的地下抗日活动；不但写了我们党西山游击队对日寇的生死决斗，而且写了国民党军队气壮山河的长城保卫战；不但写了我们党领导的学潮和“一二·九”运动，而且写了国民党军队的卢沟桥和广安门战斗，所有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还原了那个年代的历史真实，从而构成了那个时代的全景图画。这在以前的作品中是非常鲜见的。因此，你能忽视它开创先河与填补空白的价值吗？特别是对长城保卫战的浓墨重彩，更是值得重视的书写。这场对保卫华北至关重要的惨烈战役，人们以前很少得知。无数英雄的中华儿女以他们的血肉之躯，在祖先留给我们的长城上，英勇抗击日寇达三四个月，为保卫古都，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谱写了一曲震撼人心的壮歌，读来令人敬感感叹。今天，这些事实终于冲破烟锁尘封的历史向我们走来，我们不能不感到无限欣喜。我想，现在和未来，同我们不会忘记狼牙山五壮士一样，我们也不会忘记长城七烈士、闵行八百壮士；同我们不会忘记平型关一样，我们也不会忘记台儿庄、昆仑关；同我们不会忘记百团大战一样，我们也不会忘记湘桂会战、缅甸远征军……因为，这都是我们的同胞英雄以他们的年轻生命，为抗击日寇，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巨大贡献啊！因为，那里流淌的，都是我们炎黄子孙同样殷红的鲜血啊！无可否认，在渐行渐远的二十世纪，中华民族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但我们为此付出的也实在太多。大片领土的丢失，大好机遇的丧失，民族分裂的伤口，让我们的内心充满复杂的情愫。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不是作家希望在小说中让我们感悟到的哲理呢？

我还注意到，作家对上世纪三十年代北京社会生活的形象描绘，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准，推出的一帧帧社会风俗画十分逼真，使古都风貌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那绿树掩映的北海白塔，那飞檐斗拱的故宫角楼，那车水马龙的西单大街，那静谧恬静的劈柴胡同，那雄浑悲壮的长安落日，那云淡风轻的西山古寺，那长满青苔的石阶，那刻镂套环的木窗，那白杨古槐，那风筝鸽群，那绵长的豆汁叫卖，那苍凉的磨刀喊声……是那样令人心醉、神往，而风雨飘摇中古都的沧桑和嬗变，又是那样令人心碎、感伤。所有这些，无不展示了作家对古都北京意蕴的深刻诠释和无限真情。比如，下面这段对抗战前老劈柴胡同的氛围观照：

从家门口望去，那劈柴胡同是一条宽敞的胡同，呈喇叭口状，紧对着西单商场。出了胡同就是西单北大街，南面是古老的西单牌楼，一条长安大街贯通东西，那里是一条城市的通衢，自然交通十分便利。像北平所有的胡同一样，这里是一个小小的社会，几百年来人们为自己安排好的一个适应生活的街区，那整齐排列的青砖房，那房前的青石台阶，门前的石鼓、石狮子，被磨得锃亮的黑色上马石，墙壁上那圆形的栓马石孔，栓马桩，无不代表着一定等级的家族。民国了，阔绰的家门前还建有汽车库，红色的库房大门，显示了这家主人的不寻常地位。胡同口是一个小小的商铺区，早上卖油条的，炸焦圈的，喝豆汁的，卖卤煮火烧的比比皆是。卖菜的推着车吆喝，收破烂的敲打堂锣，这些有节奏的声音，穿过胡同，仿佛是一曲动听的乐曲，十分好听。平时这里是幽静的，连人们喝豆汁的声音都是那么有节奏，决不发出吸溜的声音；穿着“老北京”布鞋走起路来轻柔的响动，又是那么安详；从没听过有盗贼及梁上君子之徒在这里出现。从这里抬头往东面看，可以看到皇城那高耸的金顶子，那是一种居高而下凌空的权威，让人视之不敢喘大气。人们是淳朴而友善的，一大早见面西城的会互相说：“您吃啦？”东城的会说：“您喝啦？”……

这些文字，有声有色，有远有近，有宏观有微观，有叙事有描写，将当时

天有日月，地有草木，人有人情，国仇敌愆，尽述笔端。

抗战风云

之一

傲雪残梅

的社会风情尽收笔底，让读者对此一览无余，不啻是一幅动态的、类似的“清明上河图”。

除此，小说还有许多优长。不过，作为一部非专业作家的作品，《傲雪残梅》当然还会存在许多不足，还有许多需要改进和提升的空间，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在我看来，其主要缺憾有三：一是作品的叙述视角和手段还有待改革。整个作品主要是围绕王氏大家族来进行叙述的，可叙述的视角似乎游弋不定。虽然多数篇章是第三人称叙事，但有时又有所变换，如间或采用了儿童小春的视角，或者是王老爷子的视角等，这就影响了故事情节的连贯性。还有，叙述的手法虽然平实、晓畅，但是过于单一，缺少路数的变化，这就造成了文势的单调。二是对史料尤其是高层人物的史料还有待进行深度的艺术加工。像张学良、何应钦、土肥原等人物，就有些概念化，缺乏充盈的生命血肉。还有些引文，如古诗词，时有错讹，需要认真对照。三是有些人物形象立不起来，缺少个性化的色彩。比如于大力，这个党的地下工作者形象就不够成功，说话办事就有些矫情，似有概念化之嫌。

杨浩先生是一位军人出身的作家，有着戎马关山的非凡履历。我揣想，小说里一定有他本人传奇的人生轨迹。不然，他如何将那个年代表现得那样生动，将王、梅两个家族的人物写得那样感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相信，杨浩先生的创作一定会不断获得丰收，一定会为读者奉献更多的好作品！

权为序言。

2009年9月6日

承德—北京

（本序作者系中国小说学会常务理事，作家，评论家，渤海大学中文系教授）

目录

目 录

第 一 章	铁棒难开	1
第 二 章	残棒纷落	6
第 三 章	无可选择	10
第 四 章	痛苦的陈述	19
第 五 章	不得消停	23
第 六 章	挥不去的情怀	29
第 七 章	热土乡情	33
第 八 章	秋 天 里	41
第 九 章	狂飙与期盼	52
第 十 章	乱世的追求	60
第 十 一 章	盟友	69
第 十 二 章	老太爷的叹息	72
第 十 三 章	不速之客	77
第 十 四 章	伤惨的往事	82
第 十 五 章	沙龙	89
第 十 六 章	沉醉与偷生	93
第 十 七 章	被折断翅膀的鸟	100
第 十 八 章	婚事	110
第 十 九 章	狼与狗的勾结	119
第 二 十 章	大舅的烦恼	126
第 二 十 一 章	被抛弃的热土	131
第 二 十 二 章	国事家事	137
第 二 十 三 章	节外生枝	146
第 二 十 四 章	狼外婆来了	1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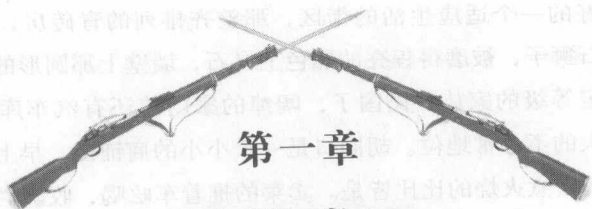
大骨铮铮，笑傲狼烟烽火
国仇敌汽，尽迷宅门情怀

抗战风云

之一

傲雪残梅

第二十五章	揭发.....	161
第二十六章	老四的勾当	168
第二十七章	劫持.....	173
第二十八章	春天的困惑	179
第二十九章	生日风波	187
第三十章	锄奸.....	198
第三十一章	浴血长城	201
第三十二章	三小姐的选择	215
第三十三章	深入虎穴	224
第三十四章	行动.....	231
第三十五章	拼搏.....	236
第三十六章	哀悼.....	249
第三十七章	危机时刻	256
第三十八章	爆发.....	268
第三十九章	启迪.....	276
第四十章	历练.....	283
第四十一章	使命.....	289
第四十二章	夏天的风暴	293
第四十三章	关门打狗	301
第四十四章	老太爷的亲情	311
第四十五章	两种选择	316
第四十六章	暴乱.....	321
第四十七章	最后的时刻	327



第一章

铁梅难开

王老太爷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老王家没败呀！”

王老太爷名“印鸿”，字“免之”，住在北京西城劈柴胡同。这北平向有“东富西贵”之说，过去王爷贝勒都在西城住，民国了，一些富商军阀也来住在西城，像劈柴胡同、丰盛胡同里都住着声名显赫的人家，于是就成了“西富东贵”了。能在这里胡同居住的当然不是一般的人家，所以王老太爷也完全不必担心自家的兴衰。

进了阳历九月中旬，就是王老太爷七十寿诞的日子，王老太爷最盼望的就是在这个日子里，全家都能回来团聚，为他举办一次寿宴。正日子也就这两天了，这不仅是显示这个家族的凝聚力，也是让街坊邻居都瞧瞧，老王家可没败，日子过得火暴得很呐！王老太爷本是前清三品都统，在朝廷老佛爷驾下火器营效力，前清倒了，都统的名分也没了，都统府也就剩下胡同里的那座大宅院。可是如今似乎正应了他的话，老王家要兴旺了！缘由是老人的几个子女都挺出息，后来又迎了佳婿，女婿还是东北军军界很体面的人物，王老太爷认为他为这个家族增添了新的势力，注入了新的血液。

一大早，王老太爷就站在自己宅院的大门前，等待着孙男弟女到家那重要时刻的到来。老人年近七十，身体硬朗，行伍出身，从小就练就一身拳脚，目前三两个人也休想靠近他的身子。胡同里养鸽子的挺多，飞起来嗡嗡响着，老人听着那鸽子飞过鸣叫的声音，眯着眼睛会沿着那声音，朝那飞在天空的鸽子一直远远地看过去，人说好眼力！

老人沿着胡同四下顾盼着，看看那几个子女谁先回来。最远的是大姑爷一家，住在沈阳。他已经吩咐门房的老胡准备开车去前门火车站迎接了。

从家门口望去，那劈柴胡同是一条宽敞的胡同，呈喇叭口紧对着西单商场。出了胡同就是西单北大街，南面是古老的西单牌楼，一条长安大街贯通东西。那里是一条城市的通衢，自然交通十分便利。像北平所有的胡同一样，这里是一个小小的社会，几百年的

来人们为自己安排好的一个适应生活的街区，那整齐排列的青砖房，那房前的青石台阶，门前的石鼓、石狮子，被磨得锃亮的黑色上马石，墙壁上那圆形的拴马石孔，拴马桩，无不代表着一定等级的家族。民国了，阔绰的家门前还有汽车库，红色的库房大门，显示了这家主人的不寻常地位。胡同口是一个小小的商铺区，早上卖油条的，炸焦圈的，喝豆汁的，卖卤煮火烧的比比皆是。卖菜的推着车吆喝，收破烂的敲打堂锣，这些有节奏的声音，穿过胡同，仿佛是一曲动听的唱曲，十分好听。平时这里是幽静的，连人们喝豆汁的声音都是那么有节奏，决不发出吸溜的声音。穿着“老北京”布鞋走起路来轻柔的响动，又是那么安详，从没听过有盗贼及梁上君子之徒在这里出现。从这里抬头往东面看，可以看到皇城那高耸的金顶子，那是一种居高而下凌空的权威，让人视之不敢喘大气。人们是淳朴而友善的，一大早见面西城的会互相说：“您吃啦？”东城的会说：“您喝啦？”（喝茶），向有“饿不死的西城，渴不死的东城”之说。

不过如今这种平衡的局势，已经被另一种杂乱的阵势给破坏了。让老人十分讨厌的是，如今日本人不知怎么都进了北平，此时的西单大街几乎成了日本人的世界，满街都是日本货，商场里东洋货更是充斥了一切，什么日本的赛璐璐玩具，日本的花洋伞，成批的东洋布，比比皆是，日本货质量极次，而价格高昂，常常坑害中国顾客，因而不断引起纠纷。商场柜台上还放着一只盛满水的脸盆，里面有一只小船，插着日本膏药旗子，船上点着一盏煤油灯，那只船就嘟嘟地在水盆里转悠起来，招揽顾客，仿佛用来显示他们日本人的威风似的。商场里游人很多，尤其是日本人，男男女女的在街上闲逛，那日本人男的拖着木屐啪啪嗒嗒地响着，女人穿着和服，后面还背着个小包袱，招摇过市，就仿佛在他们自己的家门口似的。那些日本浪人抱着啤酒瓶，喝醉了酒就在大街上躺在地上耍酒疯，连警察都不敢惹他。这一切给这平静的老胡同惹来许多麻烦，仿佛是一朵美丽的鲜花让人贴上一块黑膏药似的。这让老太爷很纳闷——咱中国的老北京咋变成这模样了？

老人没别的嗜好，就喜欢养梅花，总在院子里捣弄那片土地，希望种成一株铁梅树。可北平不长梅花，老人的院子里种着那株梅树，这些年来从没见过那铁梅开过花。那树干长得枝干铮铮，苍劲韧伟，突出的树干好似那尖利的刀子一般，十分苍劲，可就是不开花。老人往往用绢纸玉片粘到树枝上，扮做蜡梅，却见那粘上的梅花也是火暴暴的，像一束火焰一般好看。为了让梅树开花，老人执意要拾掇那树，一到这个时候，门房里的老胡就成了老人的帮手，嫁接啦！浇水啦！给树干培土啦！挺忙活人的。老胡虽说忠实地帮老太爷种梅树，却说北平这地方梅花难长，梅花都在南边长。在北京得嫁接，使梅、桃、杏接嫁，还得在控制水分呀，施肥上下工夫，在宅院里栽培就更不易了。老胡说等年景好了，太平了。他带老爷去北边昌平种些。

北京也种过那花，慈禧六十大寿的那年，在西直门外万牲园的门前，真有一株梅树

开花了，花是洁白的，迎着风雪，冰凝剔透的，煞是好看。大伙儿都说是老佛爷的喜气冲的，弄得老佛爷直乐。后来才知道那花是假的，是太监们为讨好慈禧用玉石、翡翠做成插上去的假花，为逗老佛爷高兴，反正老佛爷过了寿诞也没人再提这件事了。不管怎么说，铁梅就是没开过花，说是年成不好，老太爷提起这事就叹气，说中国完了，几年来这里里外外的日子就没消停过。

老太爷为什么这样喜欢梅花。只说那梅花铮铮铁骨，傲迎风霜，高洁典雅。人们把梅花和松、竹称为：“岁寒三友”。他教外孙子梅小春一首诗，说：“我家洗砚池边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这本是古代王冕的一首诗。而王冕的那幅《墨梅》图也是老人的一个传家宝，就悬挂在堂屋的正厅里，四时奉敬，奉为神物。就在老人过生日的那前几天，老人把铁梅装点得十分灿烂，又把梅花厅的盆景摆置得更为鲜蔚，为的是家人回来都能领受那花的清气，体味到那梅花的精气神。在老人看来，这种傲然高雅的精气神，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家，甚至一个国家都是得有的，没这个，准完！

收拾了这些梅树，老太爷吩咐门房老胡，赶紧去前门火车站接从奉天回来的大姑爷一家，说怕是火车快到了。那可是他的乘龙快婿。

让老人称道的是大女婿。大女婿姓梅，叫安吉，如今是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也称得上“乘龙快婿”了。人长得四方大脸，湘西人，有着山里人的那种憨厚却不失机敏的性格。据说湘西地处偏僻，居民极为贫苦，那里的少年，长大以后不是去当兵就是上山为匪，这是唯一的出路。安吉，五岁丧父，七岁丧母，其祖上在道光年间，太平天国动乱之际曾出过一位大将在曾国藩麾下就职，由于战功显赫，曾封为“国公”，那安吉也算是将门之后了。可到了他上一辈，那家人抽大烟的抽大烟，赌博的赌博，把个将军门第一下子搞败落了。到了他这一辈已是家徒四壁，穷得连鞋子都没得穿。

为了找个出路，也抱着重振家风的愿望，梅安吉十三岁就跟随一位远亲，闯了关东，到了吉林长春。那远亲见他衣衫褴褛，孤影凋零，自是不待见，整天叫他干着做饭、抱孩子的活计。大丈夫何必寄人篱下，此时东北王张作霖正招兵买马，办了个陆军小学，安吉以14岁虚报是16岁，在张作霖的陆军小学就读，由于成绩优秀竟步步就读升入北京陆军中学，三年后又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不久就以优异成绩考入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陆军战略战术整整十年。

此时满清倒台，国内军阀混战，梅安吉踌躇满志，自信可以在军界大展身手了。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就在奉天陆军讲武堂当教官，由于教育有方，受到张作霖的奖励，升为上校科长。以后这位军人在东北军步步得到升迁，担任了教育长职务。1927年在直奉战争中，奉系军阀南下河南欲统一中国，安吉被升为11军参谋长，由于他帮助张作霖作战有功，加上张作霖欲统一中国，需要在江南培养干部，不久就把梅安吉升为26师

少将师长。只是奉系军阀兵败，张作霖又被日本人炸死。他在江南重振门风的愿望破灭了。不久，东北军换了旗，投奔了蒋介石，东北军树起了一杆旗帜，梅安治又被加以重用，成了军中一员不可多得的人才，也算是年轻将领了。从一个被人抛弃的孤儿，在坎坷生命里奋斗为将军、战略家，在那样一个毫无背景的社会里，有如此出息，在老人看来也真不容易了。老人觉得这门亲事没白结，于是在几年前就爽快地把大闺女许配给梅安治了。

赘述梅安治的出身经历，可以浓缩出，中国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里，年轻人唯一的出路就是当兵打仗，从枪子眼儿里求得一席之地。报国者有之，求取功名者有之，寻找真理出路者有之。恰恰是这一大批年轻人在几十年的混战中，各自梳理着古老的山河，犹如万泉奔流，最终汇入那汪洋大海。

女婿洁身自好，不嗜烟酒，常把自己比成清朝水师提督梅花将军彭玉麟。与老人情趣相投，这又是老太爷更看重的，反正这一切都是令老人满意的事。

老人的大儿子叫王树梅，是东北军的航空兵，目前在奉天少帅的航空大队当差，还到德国学习过。开飞机的，天之骄子可不一般，这让老太爷为祖宗感到自豪。只是目前还没有娶亲，这未免是老人的一块心病。来说媒的也真不少，对门七号有个陈老太爷，祖上曾是个铁帽子王爷，如今已经败落了。陈老太爷就紧盯着这门亲事。陈老太爷有个孙女格格，倒挺般配的。王老太爷看重对方的王爷名分，很是赞成，只是大闺女芳梅嫌对方穷，不大同意。加上大儿子远在奉天不着家，这事也就那么拖着。这回趁老人过寿，大儿子准回来，也好把事情办了。

大闺女叫王芳梅，嫁给了梅安治。老人早年丧妻，家里家外全是大闺女照料。嫁给安治以后，街坊邻居都说她的命好。目前也在奉天陪伴大姑爷，老人就盼望大闺女回来帮助操办家务。

二闺女叫王旺梅，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回来后在北平通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也不知道目前整日里忙些什么，很少回家。这闺女的婚事也是老太爷心里的一块病，二闺女从小指腹为婚给了当年的兵部尚书蒋维轩的儿子蒋老四。蒋尚书在庚子之乱时为国殉难，留下个儿子蒋老四由王老太爷抚养成人。按说这也是一桩好亲事。可却成了老人的一块心病，因为二闺女是新派青年，压根儿就不承认这门亲事。

老人的三闺女叫王吟梅，长得最可人，从小随老人习武，喜欢耍枪弄棒，目前跑到北平军官学校学习去了。三小姐还是北平著名的京戏票友，四处唱堂会，也不着家。而且整天女扮男装，胳膊上常挎个漂亮的小姐或是少妇，这也是令老太爷挠头的事。再好的日子，家家也有本难念的经。你说老太爷怎么不盼着合家团圆，把家里的事办办。

老人在胡同口就这么琢磨着，等待着，眼看天快擦黑了，不仅在北平工作的几个儿女没回来，去车站接大女婿一家的老胡也没见踪影。直到天黑了，胡同里来往的人吵吵

嚷嚷，说车站那边出事了。老人惊奇地打听，也没人说得清楚。老人抓住一个拉洋车的想问问，那人只说来乱兵了，北边事变啦！真怪！出什么事其他儿女也会回来报个信儿呀！老人起身往胡同口走去，直到胡同口，才迎着老胡坐的那辆车，老太爷以为是大姑爷一家子到家了，忙前去迎接，他最盼望的是小外孙梅小春能从车里先跳出来。谁料竟是老胡独自从车里钻出来，一下车，老胡就招呼：“老太爷，没接着！”

“咋没接着？火车误点啦？”

“什么，车站里全是逃难的，还有败兵。”

“怎么会有逃难的？”

“说是‘九一八’沈阳事变啦！日本人占了沈阳！……”

“啊！”老太爷仿佛没听明白，问“什么？事变？”

“就是日本人打进沈阳啦！”

老太爷一听就恼了，不禁颤抖着说：“你说啥？日本人打进沈阳啦？凭啥？这明明是又来祸害咱中国啦？”

“可不是吗！反正北边打起来了。”

“王八蛋操的！小日本灭我之心不死啊！”

老胡说：“可不是，听说都占了沈阳城啦！日本大炮轰了咱北大营！”

“那大小姐一家子还有大少爷呢？”

“没见着，车站这个乱哪！”

“哎哟！那一家人该咋办啊。”老人听了这话仿佛是得知了什么噩耗，急得一屁股坐下来了。

这真是：人生期盼有多少，花开有情总无情。



第二章

残梅纷落

抗战风云

傲雪残梅

第

二天天一亮，王老太爷就叫着门房老胡和他一起直奔前门火车站，要亲自把大姑爷一家子接回来。到那一看，沈阳事变的影响就仿佛在北平扔了一颗炸弹似的，车站先乱了，那座英国人建造的火车站大钟，被笼罩在一片烟腾腾的雾气中。人们拥挤着吵嚷着，喊爹叫娘的，要买票上火车回沈阳打听消息的，看家人的，做买卖正往那边运货却上不了车的，一阵乱哄，从车站里涌出一股军队，是从那边撤回来的东北军。军队乱哄哄，当官的拽着家眷，孩子哭大人叫，就仿佛是在逃荒。当兵的背包擦伞像大撤退似的。辐重、车辆、马匹滚在一起，像一股浊流往这个平静的古城涌入。又有一列火车“库哧哧”地响着，车头冒着呛人的浓烟驶进了那狭窄的站台，从车厢里跳出来的全是东北的大兵，说起话来“妈拉个巴子”地嚷。还有骂娘的骂当官的，叨咕还能回不回去的，听番号有七旅的，108 师的，有在寻找自己的编制的。

一伙军队家眷从里面挤出来，王老太爷掂起脚使劲找，也没看着大闺女的一家子。车站旁边的那座正阳楼上也爬上了兵，就仿佛是当年张勋的辫子军又进京了。这下京城又该遭殃了。老人抓住一个正坐在道边吃煎饼火烧的大兵问：“出什么事啦？”

“小鬼子进沈阳了，啥事？哼！当官的不让打，他妈拉巴子，猪八戒耍耙子——熊种！”

老人说：“那你手上的家伙呢，烧火棍哪？”

“上面的命令叫挺着让小日本人打，说是‘成仁，就义’，好多弟兄就躺在营房里，让日本兵用刺刀捅死了。你说还有啥法？”

老人一听立即破口大骂起来：“妈拉个操的！老子吃了一辈子皇粮还没听说当兵的有这么窝囊的！哪朝哪代出这等事情！”

老胡安慰着说：“老太爷您别着急，有大姑爷领兵在那边顶着哪。”

“顶着个屁！你没见这些兵全撤到北平了吗？这个窝囊废，等他们回来我非好好问问，这到底是咋回事。”老人觉得有满肚子的恼怒没处发泄。

这边正吵吵着，站台前面一辆军用大卡车驶过来，上面挤满了大兵，后面还跟着不少军队的眷属显然也要上车，那些大兵就是不让那些家眷上，女人叫孩子哭，乱哄哄的。这时一个佩戴校官军衔的军人跑上来，冲车上的大兵骂道：“你们他妈拉巴子找死呀！都给我下来。把车让给眷属坐。谁抢车我就毙了他！”车被停下来，车上一个尉官却说我们是奉命上昌平集聚地去的，你是哪部分的，管老子的闲事？”

那青年军官说：“我是副官处的。你马上给我下来，先安排家眷！当兵的跑步去！日本人还没到北平就这样？老婆孩子都不要了！”

卡车上的大兵们都下来了。那副官处的军官这才去安排后面的军眷。

老太爷这才看清，那军官不是别人，是大姑爷的副官于大力！一个青年军官，人长得高个子，魁伟，帅气。再一细看于副官领着的不就是大闺女芳梅还有小外孙梅小春吗！老胡也招呼说：“老太爷，大小姐回来了！”

王老太爷这才走过去，一看那娘几个，是大闺女王芳梅还有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那是小外孙梅小春，老太爷最心疼的长孙。那孩子长得机灵，在家里也是说一不二的淘气包、小霸王，可老太爷却把这孩子当成未来的将军，他这个军人之家的期望。此刻，小春没背书包；怀里却抱了一只照相机，就是那种手摇的小型电影机，还是他爹那年从德国给他买回来的“蔡司”机器，成了孩子离不开的玩意。后面还有一个抱孩子的奶妈王妈，抱的是大闺女年初新生的闺女健春，显然是随大闺女同来侍养孩子的。这几个人像是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破衣烂衫的，蓬头垢面，形同逃难的难民。那小外孙小春更是没个人样，浑身灰土，面黄肌瘦，好像几天没吃东西了。老太爷见此状况，顿时抱着这一家子就哭起来：“哎哟！出什么事啦？咋折腾成这样啊！这叫啥事啊！”

随从来的副官于大力忙前来安慰道：“老太爷有话回家慢慢说去吧！总算跑出来了。”

这于大力是梅安治的随从副官，本是青岛大学的一名学生，在学校就是一名地下工作者。为加强党对军队的工作，被组织派往军队，投笔从戎，投入东北军当兵，在东北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梅安治见他学识为人机警，对世事有独到的见解，便调到自己的身边当随从副官。这为于在国民党军队里开展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于平素很低调，当高级将领的随从官员，活动方便，接触人员广。在这危急时刻，于大力就是护送梅安治的家眷从沈阳逃出来的。王老太爷看见是于副官护送大闺女回来了，又打听大姑爷，大儿子哪去了，于副官只说人都四处走散了，情况不明，说着带着这一家人赶快上了车往西城去，直到天晚了才回到胡同的宅子里。

铁骨铮铮，笑傲江湖，
国仇敌愆，尽述笔端

抗战风云之一
傲雪残梅

一到家老人便问起外面发生的事，又打听姑爷和大儿子树梅的去向。

大闺女芳梅人长得标致，端庄，靓丽的长挂脸，一头乌亮的头发，梳着整齐的刘海，没说话总是先笑吟吟的，一副大家闺秀的模样，由于在逃难中折腾的，此刻显得十分憔悴。听了老太爷问话，便叹息道：“别提啦！‘九一八’半夜里，北大营那面突然响起了大炮，把我们吓的呀！我说是胡子打进来了，安治也不知道预料到什么，马上说是日本人闹事了，要出事！说完就抄起电话往北平找少帅。也不知道说了些啥，说完扔下电话穿上衣服就要往外走，说是到司令部去。我问他咋办，他说如果他回不来，叫我们赶紧坐火车回北平。我那时是一点辙也没有了，也不知道该怎么走，带什么？也寻思过一会儿就好。可天一亮，一个日本人就带兵闯进我家，一瞧是那个常来我家的日本关东军特务长土肥原，这个家伙会中国话，日本士官学校的中国队队长，是安治在日本学习时的教师。老跟我们套近乎。进门就找安治，说日本关东军大大的占领了沈阳，叫副官长安治出来，官大大的给。把我吓的，这不是叫我们给他们当汉奸吗？那家伙走了，于副官跑了回来，说太太，副官长吩咐家眷赶紧走，能上哪就上哪，投亲靠友，吩咐他送我们马上回北平。没容寻思，带着我和小春还有一个老妈子，就要走。我那时身上蹦子没带，也没工夫料理了，全家就这样就往火车站跑。这时候街上就乱套了，枪声咣咣乱响，日本人见人就杀。小春这孩子还不听话，在街上抱着他的照相机还拍照片，急死人啦！”

这时在一边那个八岁的孩子，老人的外孙子梅小春，怀里还抱着那只被人称为“猪头”的照相机，回到姥爷家还挺乐，全没有动乱中的那种危机感。

老人又问：“你们咋跑出来的？”

大小姐叹息道：“到沈阳南站，那人山人海呀！全是逃难的，而且又碰上东北大学的学生也撤退，哪里挤得上车，王妈还抱着孩子，真愁死我啦！这工夫于副官见到了大学的吴校长，这才把我们挤进车厢里。天又热，孩子连水也找不到喝，渴得直喘粗气。车上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于副官在车上硬是把俩孩子扛在肩膀上，挺了两天，这才好歹找了个落脚的地方。这作的什么孽啊！在半道还遇上土匪抢劫，幸亏我们身上一个蹦子也没有！土匪看看都是些穷学生，咋呼一通走了。这才脱过又一劫，可怜俩孩子两天水米没打牙……”说罢又哭。

老太爷不让闺女再讲下去，吩咐下人赶紧烧水给回来的人洗澡、做饭，一边吩咐一边骂“小日本亡我之心不死，这甲午海战中国人遭欺负的日子又来了。”

大闺女搭话说了：“甲午那阵，您好歹还跟日本人打了一阵，这倒好，撤！逃难！”

老太爷这时惦记大姑爷和大儿子，便说：“别提啦！可你们咋也得打听一下他俩的情况再走呀！”

于副官说：“整个全散啦！各奔前程去了，副官长估计去东北军参谋长容臻那里探听消息去了。大少爷在北塔飞机场那里也叫日本人强占了去，人也全撤了！”